

州府志卷第二十二

中憲大夫知江南池州府事加六級襄平馬世永編纂

書院志

牙八桂書院即貢院在府中市心街淳熙戊申提舉周必正建以庭植八桂故名尚書陳太昌記今逸嘉定癸卯知州李駿移貢院於秀山門外遂廢

元齊山書院在壽字巖下設山長掌教授貢尚書奎嘗為之後廢

明繡春書院在齊山正德乙亥太守何紹正於黃侍中翠微精舍故址建有聚奎堂并置田三十畝給主者後

同知任柱復置田四十畝益之萬曆初移置陽春嶺下
三十三年貴池令羅憲凱復移於舊址今廢

翠微書院在府城西街明正德十四年貴池令謝瑞修
今廢

儲材書院在府城西北城隍廟前明嘉靖二十年太守
曾仲魁建名五經書院萬曆十六年太守姚士觀易名
儲材後廢

會華書院在府城東門外相公嘉靖十四年太守陸
岡建督學御史聞人詮記萬曆初廢

陽明書院在青陽縣九嘉靖十四年太守陸
寺之右明嘉靖初邑

令祝增爲餘姚王文成公守仁建鄒文莊公守益記後
即改爲公祠

甘泉書院在九華山中峯之下明嘉靖初邑諸生爲增
城湛尚書若水建涇野呂尚書柵記今廢

蓉城書院在青陽縣東妙音禪寺之側明萬曆初邑令
蘇萬民建查鐸記今圯

茲陽書院祀朱子在銅陵縣城西舊學基本朝順治
九年邑令劉曰義修今圯

長林書院在石埭縣治東即社學

陵陽書院在石埭縣西本明畢計部似范講學之地圯

本朝康熙十年邑令姚子莊重修今又圮

玉峯書院在建德縣儒學前圮

五經書院在建德縣玉峯山阿圮

喻義書院在東流縣勅自明萬曆中蔣令某余敬中記
今圮

本朝康熙二十三年郡守喻公成龍慨各邑書院無復
存者無以爲池人士講習之地於是勅池陽書院書院
在府城塔上北街本明洪武初東察院後改常平倉今
即其地爲門二重前經治堂後敬學堂東西學舍五十
間庖湍俱備器用什物俱全所貯十三經十七史文獻

通攷性理大全各書籍共五十餘部集諸生講習其內
於六邑置田七百餘畝收其所入以膳諸生一時稱爲
盛舉及日久廢弛來學者寡司事者蝕田租以爲利至
康熙四十一年喻公以撫軍至廉知其弊悉以所購各
邑田減值給還本業主而書院爲各憲使往來駐節之
地矣

本朝喻成龍池陽書院記

天下之所與弘道化美國俗立功名垂風澤者惟此
人才而已矣而儲才先於養士養士先於勸學道有
固然於今爲烈載考禮官天子辟廡諸侯澤宮以云

學也下及鄉遂以三士三大夫卿主之是鄉遂所以
廣建學之制而書院之設所以師禮官遺意與辟廡
澤宮六鄉六遂相爲贊治者也百年之間鮮有修舉
予爲慨然思所以儲才養士興教勵學者以開一代
之隆以豫國家之用則書院其始地也歷稽往牒漢
唐以來傳爲盛事竊又欣焉慕之蓋自漢集諸儒於
白虎觀講五經同異鄭玄馬融及隋王通皆廣集生
徒共相授受書院之名未立也名之立自唐始開
元初建麗正書院以張說爲使矣代宗作蓬萊殿舍
以李泌爲使矣憲宗勅石鼓待四方學者以李寬爲

使矣南唐昇元則嶽麓有建也太平興國則鹿洞有
建也嵩陽鶴山奏置院長建安麗澤掌以布衣而大
元之太極天曆之橫渠隆慶天啓之靈濟首善又班
班可數也於時鴻儒蔚興大業颺起彌天敷海風教
奕然懸日星而光河嶽猗云盛矣予綰組池陽職在
師帥與有興教育才之任者仰古震今追蹤繼轍書
院之建蓋可少乎哉簿書之暇率寮案進者碩訪八
桂翠微遺址皆湫隘曲側不足當甲觀西山之選嗣
於學宮西南向來爲連廩舊基者其地高曠軒豁登
而望之遠岫平臨清江環湖煙雲竹樹觸目琳瑯陟

嶽降原于茲爲勝爰剔榛莽畚砂礫測景植圭繪圖
釐冊而後鳩工庀材焉經始於辛酉七月之初報祀
於壬戌春王之吉繚垣百堵丹雘千盈顏于門曰池
陽書院志地也堂曰經治志業也曰敬學志學也東
西列序匝廡周廊庖廩膏薪充庾盈室旣次第就裁
區畫纖至矣因採購鴻文搜羅祕笈聖經國史諸子
百家凡數千卷刊石紀編貯備觀覽又烺烺天祿石
渠之目也迺徵郡學及六邑諸生升其孝秀英敏卓
爾不羣者讀書其中而以郡邑學博主之相與修業
砥行爲國羽儀庶幾禮官三士大夫比歲讀法興賢
者等而於昔開元至道太平天曆諸盛事亦可以望
古遙集已哉池陽山川清曠代有名賢後先輝映屈
指鼎新書院自秋徂春而領鄉薦者有人捷南宮者
有人聯鑣競起如操券然卜云其吉夫豈有艾期共
勉之以此日爲嚆矢焉可矣若云文翁之西川倡化
鄒魯風同茂叔之講學南康聲教四訖以俟君子予
方遜謝告不敏也是爲記

迴瀾書院在府城九華門外康熙三十二年知府李燦
以池人公輸材木建自爲記今即改爲李公祠

本朝李燦迴瀾書院記

池爲江南名郡志稱民淳氣和衆貨畢給衣冠濟濟
文雅彬彬由來尚矣迄乎近代閭閻負乏科第寥落
豈

聖朝蠲恤之典與右文之化獨不及池歟况各憲勵
精圖治利無不興害無不除前守又特建池陽書院
置膳田以供士子會課上下殫心可謂至矣即今守
土者不才亦奉憲令而由舊章夙夜惟謹何以前代
之盛卒未能遽復也說者謂池之形勢尾閭水瀉地
軸山卑昔年百牙山清溪鎮各立浮屠相公紫芝二
墩各營梵宇又築千柳青雲二堤爲水口三固故氣
聚而盛今也年久未修別無增構而紫芝梵宇傾圮
將爲丘墟故氣散而衰余思所以然者未必在是亦
未必不在是不在是者固當講求在是者又何可置
之勿論乎於是謀之形家捐俸以修紫芝禪林更築
堤與相公墩相接又增築一墩名曰三台建亭植柳
於其上復考郡城東南隅有蕭相樓久廢無存爲庀
材鳩工而重建之樓之南爲湖即博濟橋出水之所
亦築臺將建亭以鎮之至水之逶迤滌洄處尚擬爲
樓臺亭閣以合三固意緣俸薄一時未能並舉歲癸
酉適聞池士民爲余建生祠於齊山之陽余曰異哉

所爲夫古來仕宦而民爲之祠尸祝者有矣然必有大功德於其地始足當之如其不然則在任而輪奐聿新者去任而鞠爲茂草甚至改作他用者不知凡幾矣余未嘗有功德於斯土也安用此爲且於功令有禁尤斷斷不可亟呼士民諭止之僉曰此合郡所公輸也材已集工垂成必不許將誰歸如竟廢棄也亦屬可惜余曰是不難向者形家嘗有言矣蕭相樓至三台墩適中之地當起亭臺爲三固水口今以此材移作書院于此余爲延名師講學其中俾池陽書院網羅未盡之士子咸得就學焉較之樓臺亭閣徒有美觀者不更愈乎且以池人公輸之材爲池士子共學之所夫何不可衆皆唯唯趨事秋七月落成余頽曰迴瀾書院蓋取韓昌黎迴狂瀾于旣倒之義不嗣是以後儻形家之言具驗將見閭閻豐阜科第聯綿還復昔時之盛不亦大愉快哉要知是役也池人爲之非余之力也惟是因民利擇可勞則余似微合耳書之以告後之君子時康熙癸酉孟秋申浣之吉

池州府志卷第二十三

中憲大夫知江南池州府事加六級襄平馬世永編纂

秩祀志

池州府社稷壇在府城西半里周繚以垣四正為門各一中裛土為壇左齋室右廚庫祭以仲春仲秋之上戊日知府主其事貴池縣壇統於此

按壇舊址在貢院東明弘治壬戌知府祁

司負遷此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府城南四里齊山之麓制與社稷壇同貴池縣壇統於此

按壇舊址在齊山妙空巖明弘治壬戌知府祁司負遷此

厲壇在府城北一里許祭以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牒

城隍神主之

府城隍廟在府城西北隅府儒學之右其門額明初郡

人柯暹書

貴池縣城隍廟在貴池縣治門之左

按廟本土神祠本朝康熙年間知

縣梁國

青陽縣社稷壇在縣西橫山隴制與府同祭知縣主之

按壇舊址即在望池門城下明嘉靖中築城夷焉萬曆二十一年知縣蔡立身創立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門外

明洪武八年主簿陳子通建

厲壇在縣北門外

按壇舊址在縣北重山下明正德中知縣包廣移此

雨壇在縣

九郎墩旱則禱於此

城隍廟在縣市北

按廟本宋紹熙中縣令歐陽源建明嘉靖中以築城遷東察院之右神不

以焉嘉靖四十五年知縣徐孺復遷于故址萬曆六年知縣蘇萬民又購民地加廣築之自為記

唐費冠卿青陽城隍廟謝雨

青嶂廟前纔滴酒白龍湫上氣如蒸一聲霹靂驚風

雨萬頃秋田水溢堦

銅陵縣社稷壇在縣西舊學基之左制與府同祭知縣

主之

按壇舊在演武場右又移天王山陽明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門外迎春亭前

按壇舊址在河墩明

中遷此

厲壇在縣北門外

城隍廟在縣治東

石埭縣社稷壇在縣西門外二里制與府同祭知縣主之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門外二里舒溪南岸之東

厲壇在縣北門外一里

城隍廟在縣治東五十步

建德縣社稷壇在縣北門外半里制與府同祭知縣主之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門外二里

厲壇在縣北銅魚山頂

城隍廟在縣治西南

東流縣社稷壇在縣東門外制與府同祭知縣主之按

舊址在縣北門外北向本朝順治初知縣鄧繼球遷此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門外稍南

厲壇在縣北郊

城隍廟在縣治西北按廟舊址在縣北嶺上明末燬本朝順治初知縣倪粹然遷于舊

倉基即今處也

按社稷設二主左稷神右社神祝文春祭白告

祀秋祭曰報祀帛用黑羊二豕二爵各三各鉶

一籩四豆四簋二簋二無樂風雲雷雨山川設

三主中風雲雷雨之神左境內山川之神右城隍之神帛用白羊三豕三爵各三各釃一邊四豆四簋二盞二無樂厲祭設城隍神位于壇上羊一豕一設無祀鬼神位于壇下左右羊二豕二奠獻如儀其祝文悉照禮部頒行者

漢逸民高獲廟并墓有二一在今府城北三里廟在墓

前其地即名高廟壠明正德間知府何紹正作清風亭以祀之

圯

本朝康熙十九年太守喻公成龍重建一在今府城西

南六十里新河亦有墓見明一統志按後漢方術傳曰

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今貴池漢石城也而注謂在姑蘇西南不知何據但貴池之高獲廟并墓亦有二處正德貴池志謂斷當在清風亭何守所表者是一統志非嘉靖池州府志又謂當在城西南六十里一統志是何守所表者非究無可定也邑人劉廷鑾吳非皆有記

明丁鵬清風亭

肅拜荒祠奠酒卮清風千古動遐思茫茫煙水江南

路何必羊裘惹故知

余翹高公廟

漢家陵廟久成空處士孤墳蔓草中為語官人泊池

口清風亭上拜高公

孝娥廟在今府城東北三十里瀕工

貴池志謂在劉莫婆磯下十餘里

考其所自建按孝娥即吳大帝時鐵官女梁張纘南征賦曰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媵姬嗟吳人之重辟憂峻網于將貽彼沉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為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明一統志謂時人號曰聖姑今土人謂之仙姑即指此並非

明胡應祥孝娥廟

煙鎖寒爐幾百秋孝娥遺廟傍江流上虞尚有同心者好結香魂一處遊

李先芳雨中投仙姑殿

雨中投古剎江岸少人行立馬候松逕呼僧問寺名斷碑經火盡荒草入秋平惟有楓林樹泠泠清梵聲

舒姑廟在石埭縣南二十里古涎溪之旁舊傳蓋山舒氏女仙化于此故祠之宋紹興十七年賜廟額顯濟明洪武五年知縣尹安遷于金城山麓有司以九月九日致祭

明陳廷節舒姑廟

廟前流水碧溶溶遶屋青青幾樹松十二釵頭雙孔雀白雲深鎖綠苔封

桂鏊舒姑廟

蘇碑剥落蓋山胥往事分明說漢朝清水有泉曾化鯉春風無樹更生桃

宋邦輔舒姑廟

雷聲隱隱逐輕舟羽客相依問十洲古殿晝陰環珮
冷石壇風靜薜蘿幽鄂君繡被違青翰神女銖衣挂
玉樓憶昔相攜金跳脫何年得共采真遊

協濟祠在青陽縣南二里望仙墩舊傳神曾姓孫吳時
人兄弟避兵入九華沒而為神也

按宋周必大錄曰神兄弟三人今祠止二

神未知周祠不知所自建宋大觀四年賜今額嘉定中

說何據邑令許介重建有記又西協濟祠在呈鳳嶺東協濟祠
在覆甌峯有司以九月九日致祭

宋許介重建協濟祠記

自青陽治南行三十里有山名九華壁立千仞氣壓
廬霍下有神人居焉能陰能陽能翕能張能返飢人
之魂於粒米狼戾之場國人用是嚴之如父戴之如
天春秋伏臘烹牲燎鄉祀之如先廛居千室魚鱗差
差距神之宮道遠莫獲由以展布旦而望九華白雲
之飛暮而望九華白雲之歸若笑若慕若思若迷若
有弗滿於心者神人哀之陰勅二士指南山之岡使
定址焉民即罔巒而廟之且不忘其初命之曰望仙
之墩今不知幾千年矣中更回祿之變遺址巋然而
頽簷腐楹不可旋拜介莅事之三日為禮一行視廟

貌弗嚴口語心思吏之責願豈不在是益敬不怠苟
有水旱之災必奉辭以告苟有精一之薦必隨感而
應天人和同年穀豐登是惟神人之靈彰彰如是民
益信不疑更相號召合力併心裒錢于家罄材于山
規摹故基築而廣之始于甲辰仲冬之十七日成于
乙巳仲春之二十二日爲亭爲門爲東西廡爲前後
殿爲寢閣爲妝樓合二十有三間塗以金碧護以欄
楯侍衛有人供給有物威儀凜然觀者歎息是役也
蓋居民楊中行方永總其要陳煥葉端吳祓葛明佐
其事官爲之紀綱引領而始終焉樓殿旣祀新典旣

崇犧牲以醴旣潔旣豐國人曰吾終無以報神而笈
神盍爲詞以我將詠歌燕享焉介爲之作清觴謠曰
芙蓉兮侯城水晶兮侯宮侯出兮乘之天矯兮雙駟
金蹕兮陸離玉佩兮玲瓏侯來兮已坐盍舉兮瑤鍾
旣醕兮復進一笑兮春風金石兮鏘鳴肴饍兮羅充
我心兮靡忘侯德兮焉窮明信兮俱存願侯子從容
是年新祠落成侯生期致奉幣特來朝者萬人遂歌
此辭爲侯壽千百歲之後歌吾詞以爲壽者自今日
始國人曰令三年衣我食我善言藥我爲祠與詞本
根植我今殿院謝公以令之故大書額以寵光我若

建廟本末缺而不記我後世子孫無傳焉此則介重
為國人之請也又不可不記

靈祐王廟在銅陵縣南銅官山麓舊傳神為晉潯陽太
守揚州刺史張寬廟自南齊時建唐中和間陰有助戰
功觀察使裴肅奏封保勝侯楊吳乾貞三年加爵公宋
紹興元年賜廟額昭惠咸淳八年加爵靈祐王見元學
士盧贄記明崇禎末左帥兵薄銅城神顯異却之知縣
鄭允升為移廟面惠溪其材木皆浮江自致者有司以
六月十日致祭俗亦于是日迎神及九月九日為龍燭
會

唐裴某

舊志作休

銅官山廟

潯陽賢太守遺廟古溪邊樹影入流水石門當洞天
幡花凝寶座香案儼爐煙若到千年後重修事宛然
元盧贄重修靈祐王廟記

九華秀嶽秋浦衰衍支邑以宅爾神故靈著銅阜眠
他壤為崇祠四方慕效趨徵羣禱旅至歲時薦獻巫
覘颺言有逆凶迪吉敷遺大江之東民恃以康其生
以格其思使後世遵常襲故無間久昔獲遙岳瀆咸
積並禮若仲卿桐鄉孔明柏祠伏波馬援睢陽張許
皆其生有功于當時既歿而人德其餘澤有祠之干

百世而不忍忘者謹按利國山昭惠之神累封靈祐
王前記以爲姓張氏仕晉潯陽太守世次遼邈史缺
其記獨累代封敕因祝君光庭刻石僅存至通謂唐
時三敕則誤矣按唐中和二年僖宗即位之九年也
時方有保勝侯之封其稱乾貞三年則楊氏之誤也
自是由侯而公是歲去唐亡二十三年祝君豈未校
歟又按裴公休奏表以助戰克敵賞其功以史攷之
貞元間浙東劇賊粟鏗誘山越爲叛攻陷州縣觀察
使裴肅引兵殲蕪有平賊篇肅仲子休大中六年自
諸道轉運使入相其奏必是時馴至中和以後定

爵焉不然宣僖相去遠而無休奏明矣或即肅奏訛
以休休距今五百載也今嚴事如一日水旱疾癘禱
必昭答豈非捍災禦患協于常祀者邪或曰潯陽去
沙地壤僻絕神未嘗臨其民也不得與朱邑武侯比
抑不思神之爲神一英靈間異之氣故生顯貴死廟
食晦明變化至往來穹壤間跡固殊而理無二非但
於神爲然至元丙子廟燬于兵邑人陳振裒衆力而
新之殿宇邃嚴門徑森矗標以樓觀環以廡序視舊
有加旣成學子羅琰劉介邑人前建德路總管阮麟
翁請文諸石惟神濟時之略不究于昔仁物之功方

弘于後隆爵美號將與是邦山水相為無窮因考次
梗槩仍作歌貽工歌之將以迎神之監只云其辭曰
屹九華兮江之東支銅阜兮穹崇維鴻祇兮奠宅敞
神宇兮棟隆芬椒蘭兮簋稷齊壘尊兮牲牢豐軒捲
雲兮駟冷風王之靈兮來降龢竽兮張瑟考鼓予鳴
鏞成音兮節舞瞻睟穆兮鼓鍾遂嘉生兮拔灾沴易
工賈兮弭兵戎禋歲時兮虔恭荅王靈兮曷終窮
晉陶靖節祠在東流縣西門外菊江亭明弘治中知縣
向錦勅圮萬曆元年知縣陳春重建舊志謂陶潛令彭
澤種菊于此故祀之

按祠舊有明郡丞
主儒學言芳記

明汪文重建菊江亭記

晉時東流之地隸彭澤陶靖節令彭澤曾以其地種
菊南唐界其地於池而為縣宋元及國朝因之故今
縣曰菊邑江曰菊江江居邑之西舊有亭以祠靖節
亦南國觀棠思召之意也隆慶辛未歲仁和同宇陳
侯由鄉進士來知縣事下車謁祠見其故制卑陋且
歲久圯壞不足以揭虔妥靈崇重先賢抑非所以繫
士民之思惕然興嗟即有作新之心未克逮舉越癸
酉歲萬曆改元政行教舉刑清訟簡邑以寧謐遂捐
俸金市材鳩工悉撤而重建之充拓舊址乃為祠三

楹後以磚封東西為牕四面皆光明洞達中為龕安靖節神主前設香案肅乎高風儼有存者祠前為廠亭亭前為月臺寬廣各數丈週圍累磚為牆臺下西角為大門以時啓閉階級直上數十磴臨江為坊牌扁曰菊江亭坊外叢植菊祠亭門牕坊柱俱塗丹青黝聖規制壯麗煥然一新遠望之如翬飛鳥革登覽之餘萬象森列山景清勝層巒疊嶂效奇獻秀於前江水南來波濤浩蕩風帆接迹上下真可以豁展視瞻發舒懷抱美哉天造地設以待侯至而增一邑千萬世之偉觀也厥工就緒凡木石瓦甍匠傭之費悉

以俸一員之不動民間一力一錢猗與愛民如侯天

鮮也

凡之日侯偕邑博張君鳳翼陳君道邑尉

陳君機召予與太學生張君應朝輩同登拜奠靖節神主禮畢爰遊爰觀爰肆以宴酒行數次侯舉觴揖予曰汝知吾新此亭之心乎予曰不知也侯曰東流為陶靖節種菊之所而精神心術之所寓乃過化之地也吾新此亭存靖節之化也化存斯德行道藝存德行道藝存斯士民率教士民率教斯闢訟不興闢訟不興斯鄉井和睦鄉井和睦斯休徵薦至而百穀蕃庶乃吾為令之職也豈徒為遊觀之樂已哉予時

舉觴酬之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侯之謂也侯以父母之心心乎予邑之士民而幸新此亭予邑之士民體侯之心或登此亭或瞻此亭感發興起景仰靖節之德行道藝以淑慎其身處則以之求其志達則以之行其義貪者知廉懦者知立則侯之德澤及予邑之士民寧有既乎予邑之士民感侯之德澤亦寧有既乎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其斯之謂與侯爲邑敏於政治篤於教化恒以廉節自持不爲勢利所奪不惟新此他如新城垣以衛民新柳堤以濟民新察院以紀法皆不勞民力德政種種昭聞遐邇適當道諸公屢屢交章旌薦其超擢殆有日矣侯將以心乎予邑者心乎天下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亦侯之心也予恐予邑之士民欲攀轅轅轅以留不可得也故樂爲此記以諭予邑之士民且以告來繼侯者侯名春字生之別號同宇乃祖益菴翁由名進士弘治間爲池守多惠政今思之不替予邦之人亦何幸而世被其澤云

梁昭明太子廟有二一在府城西七十里秀山梁建有昭明太子冕服陵見明陳仁錫貴池縣復昭明塋記今

土人謂之祖廟按郎山釣臺秀山下貴池即一在府城

西四里唐永泰間建宋仁祐間賜額文孝見文獻通考歷乾

道嘉泰累封文孝英濟忠顯靈祐王制二道燬明天啓七年燬

于廟祝周并封神從康盧二將軍敕一道其碑殘缺存

氏之室

明洪武三年釐正祀典仍號梁昭明太子廟嘉靖以前

歲遣中官於秋仲詣廟祭告後以其為地方擾奏罷之

按邑人劉廷鑿文選閣記曰朝廷沿累代故事歲遣內

臣秋仲展廟惟虔其神靈雩祭必應又嘗陰召米船救

池饑饉以昭明嗜食貴池魚故內臣成命有司遵故事

祀而返者舟載香鮒貢于上以為額

仲秋奉祀如禮今俗八月十二日迎神至祝聖寺享之

十八日送神還廟俗傳中秋日太子誕也詳主廟舊有

花園在廟寢宮後俗傳麗景樓見明方謨碑文選閣舊名

文選臺在廟右明楊慎病榻手吹曰襄陽有文選樓池

川有文選臺未知何地為的又按揚州府志引大業拾

遺記曰梁昭明文選樓隋煬帝嘗登眺焉今城內太平

橋北旌忠寺乃其遺址大約有昭明遺跡之地即有文

選樓也汝州文選閣祀祝周氏自後唐開成間至今掌

祠事宋張邦基墨莊漫錄田舍州郭西英濟王祠乃

事至今其子孫分有番燈田四則一港西田八畝明弘

為八家悉為祝也一冊田七畝三分一冊田三畝

一冊田七畝三分一冊田四畝二分一冊田三畝

零七釐僧普秀置一冊田四畝二分一冊田三畝

山一號

本朝康熙廿九年太守喻公成龍重修

唐經隱昭明廟

秋浦昭明廟乾坤一白看神通高學識天一鬼神師

文選臺

間生元子出蕭梁作選為書化萬邦三代以來成
絕六朝餘外更無雙今朝集是羣英仰昨日談非眾
恥降輔國安民新試問滕王空有閣臨江按此詩又
載入揚州

府志

宋李廌文選樓

甲轅應楚聘鄒枚適梁苑藩侯喜賓客賢賢易鷹犬
黃綺遊漢廷羽翼繒繖遠秦府十八公攀附名益顯
昭明眾才子文囿俾蒐選高齋切浮雲雉堞俯晴嶺
尚應愧兩間筆削非大典按此詩又載入襄
陽府志揚州府志

俞良能展敬文孝廟

才昔高南國名今播八紘英姿留此地餘澤及編氓
仙去江山在神來日月明經從千載後款謁薦微誠

曾極文孝廟

德隱前星民已和山隈水曲廟何多皇孫不得承天
統猶使而翁恨蠟我

汪遠猷昭明

生為明哲歿為神一點英靈著處新秋湘溪山最留
意法華禪定是前身九州托庇陰功大六字加封寵
渥頻更有使君書事實出沈從此愈昭伸

元鍾世美新修郭西昭明祠記

元祐元年夏六月初吉貴池之人無貴賤少長相與謀曰方今國承平仁聖在上惠澤四海天覆地載可謂仁矣而我幸生斯時目不識兵革之事耳不聞烽火之警以農桑漁樵自遂于田里其子弟之秀者又訓習乎詩書之訓以爲世用安閒佚樂不知老之至可謂泰矣一方之民壤接千里山無狼虎野無盜賊年穀屢登民無疫癘疾病痛呼祝曰禱祠則不旋頃而應左江右淮波濤萬頃舟航上下回檣一矚則江流無虞此非特上治之仁郭西之神力居多也然

則自昔至今此方之人與四方之行李適于此者依神之靈不爲不久而廟貌不莊齋祠不修牛羊鳥鼠穿蹂于庭除荆棘草莽狼穢不治無以報稱神靈之貺於是集力經營不日而合一潔新之尊其像貌正其冠裳居有前宮寢有後室門闕重廡衛兩廊齋祠有庖謁款有房飛甍雕楹丹堊朱漆輪奐之美絕於一時所以盡欽崇嚴奉之禮而極池人之志也經始于元年七月成于某年某月是時世美筦庫於也邦人屬以記之因觀舊志以問諸水濱皆謂梁之昭明昔在秋浦食魚之美號其地曰貴池然愛秀山之

勝屹然數峯矯于雲表清溪環合爲一洞天土地饒沃人愿而質常徘徊久之異時昭明旣殞梁亦旋亡其神附于秀山之民曰吾昔愛此今帝錫此于我矣爾民旣祀我我其福之於是民相與築祠于秀山之阿秋冬享祀有事必禱有禱必應民翕慕之唐永泰元年置郡於大江之垠貴池之民又相與爲祠于郡郭之西而祠遍于江東然以梁史考之則昭明未嘗至池舊志與問諸水濱之言如此豈非史之逸遺者與昭明武帝長子也世以九郎爲稱蓋不知其何故而泰山神亦以紀之豈非功德及民登侯於嶽則所

謂九郎者其泰山以郎序諸神之號邪昭明諱統字德施母丁貴嬪也生而聰敏天姿仁孝寬博喜怒不形于色美姿容善舉止自爲兒時已喜讀書數行並下過目悉記講解辨說該通大義敏於文辭游宴詩賦落筆數十韻日與羣公學士講論商確著述以爲樂成書至八十卷東宮聚書幾三萬卷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曾未有尤喜佛學博極羣經招延閣士於慧義殿中著三諦法義普通之元甘露降于庭然居東宮不忍違顏而忽忽不樂朝必留侍出必宴居坐必西向臥必面臺遇召危坐達旦常參則漏未五鼓待

明于門其侍丁貴嬪疾衣不解帶貴嬪薨扶喪還宮
至殯水漿不入於口每哭輒慟絕廢食數強飯之終
喪日餉一溢不及菜果之味時風俗衰微日入於侈
每示恭儉以率之衣以澣濯食不兼肉服御朴素無
所繪麗惟嗜山水之勝穿築池亭于園圃之中暇日
與賓從游燕番禺侯軌問曰可奏女樂昭明良久詠
左思招隱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甚慙之他
時勅賜大樂昭明雖拜賜而弗用出宮二十餘年無
之玩幼於內省嘗遇廷尉奏讞重獄因而
以杖帝聞之喜時有所赦必使之訊免自加元

服即省萬幾文書奏報旁午於前或不以實必昭其
姦然恕其咎而無一人之辜時兵興役繁日嘗愀然
不安米價必減食菲衣天寒久雨則訪貧窶
之人道路之饑以賑給之死亡無以殮者爲之棺槨
以瘞之然皆密施時莫知之而天下率歸仁焉其治
誣人謗口之駁之再三而不爲之議停吳興丁役
之請凜凜乎忠厚之文有足觀者因游得疾比劇猶
手勤答詔左右欲聞自傷貽帝之念噫嗚流涕薨年
三十一帝哭之錫以袞冕謚曰昭明建康之人奔走
於宮號泣滿路四方遠近莫不痛悼嗟乎以昭明之

才德而不及績成大業不冒天下使元元蒙澤更生
於兵戈喪亂之餘豈非天歟其仁心仁聞有足以淪
浹民心感格天地去之幾數百年而血食一方奄及
江東明靈陰德及于庶民靡然猶當時慕豈非造
理特深體天地生物之機相爲不自推仁民愛物
之意歟是可頌也謹拜手以獻之詩曰泰初之一自
天先兮彌滿太極炳渺綿兮誰其得之昭明賢兮不
顯其靈莫測淵兮大江之東包山川兮秀峯環合綠
水連兮我昔睠此今宅焉兮天祚仁孝歲以千兮來
相池民福祿延兮精義感格靡不旋兮雲行雨施職
所專兮自江以南闡神通兮惟此池民祀之虔兮翼
翼新廟輪奐闐兮重堂靚深藻繪蠲兮衮衣龍章冕
朱紕兮顯顯君王存儼然兮四時享祀靡有怠兮牲
牢尊爵肆前進兮祥風景颺來雲輶兮幸神嘉娛賜
矜憐兮惟時灑澤雨公田兮殄癘驅疫室無愆兮降
福穰穰各安寧兮上方懷仁格乾坤兮諸神受紀景
貺填兮芝檢玉書行昭宣兮進神顯嗣慰元元兮福
被羣生弘無邊兮勒石頌功垂無窮兮

明方謨重建昭明太子廟碑

池郡之西祠祀梁昭明太子之神神蕭姓諱統武帝

長子舊傳昭明至秋浦食魚美因名貴池後遂以名
邑嘗愛秀山之勝既薨神附山之民曰吾昔愛此今
帝錫我矣爾民能祀我我其福之遂建祠于山之阿
且迎其衣冠葬焉唐永泰初復置池郡又自秀山迎
祀于此故秀山則以祖殿稱此則曰郭西行祠是也
民既恭祀於神神亦敷祐于民蓋民飲食必祭水旱
疾疫必禱禱則昭應如響紹興初米價騰涌時有商
載米數千斛將越他境阻風江上神自稱蕭九郎家
池之郭西語商曰若之池州非特獲善價當以便風
相濟商謬諾之神遂揮所執扇須臾風便舟行若飛
神忽不見商至米既鬻詣郭西遍訪不獲忽視廟神
儼然江心所見者自是人益神之正統壬戌民方合
謀欲新神廟忽巨筏順江而下乘夜入池口沂杜塢
河若有人牽之一者蓋神有康廬二使素翊靈本廟
茲豈二使之一公然大抵神之昭應類此其神封號
在宋初榜曰昭明從舊謚也後加文孝崇寧大觀中
封顯靈侯加昭德公南渡後又封英濟王加忠顯加
廣利又加靈祐誥敕俱存俱弗稱昭明國朝洪武二
年正天下祀典仍封梁昭明太子每歲八月望為神
誕有司具牲幣致祭蓋崇其正也若廟治興廢歷

長子舊傳昭明至秋浦食魚美因名貴池後遂以名
邑嘗愛秀山之勝既薨神附山之民曰吾昔愛此今
帝錫我矣爾民能祀我我其福之遂建祠于山之阿
且迎其衣冠葬焉唐永泰初復置池郡又自秀山迎
祀于此故秀山則以祖殿稱此則曰郭西行祠是也
民既恭祀於神神亦敷祐于民蓋民飲食必祭水旱
疾疫必禱禱則昭應如響紹興初米價騰涌時有商
載米數千斛將越他境阻風江上神自稱蕭九郎家
池之郭西語商曰若之池州非特獲善價當以便風
相濟商謬諾之神遂揮所執扇須臾風便舟行若飛

神忽不見商至米既鬻詣郭西遍訪不獲忽視廟神
儼然江心所見者自是人益神之正統壬戌民方合
謀欲新神廟忽巨筏順江而下乘夜入池口沂杜塢
河若有人牽挽之者蓋神有康盧二使素翊靈本廟
茲豈二使之靈使然大抵神之昭應類此其神封號
在宋初榜曰昭明從舊謚也後加文孝崇寧大觀中
封顯靈侯加昭德公南渡後又封英濟王加忠顯加
廣利又加靈祐誥敕俱存俱弗稱昭明國朝洪武二
年正天下祀典仍封梁昭明太子每歲八月望為神
誕有司具牲幣致祭蓋崇其正也若廟治興廢歷

代雖未能悉考邑志載有麗景樓文選閣廟之殿廡
堂室多至百餘間至今遺基泐礎隱然荆蔓中自昔
香火亦彌盛矣元季悉燬于兵迨洪武己巳歲郡守
高侯始命屬吏王仕良廟祝周良誠募緣於舊香亭
之址建前殿崇奉焉永樂戊子邑人重建三間正統
間郡守葉恩以神所致木悉建府治慮無以荅神意
命知縣阮仕進及都綱僧法歸福琪募白金八十餘
兩市良木千餘方卜日營建適侯以事去郡守盧耀
來任遂令邑人郎勝許鐸董其事建正殿五間天順
癸未郡守鄧義視前殿傾圮首捐白金五兩爲倡命
齋人孔佛名持疏告境內士庶各出貨財鳩工市木
建前殿并中廊各八楹經營於是年十二月落成于
明年十月高廣如制輪奐翼翼然是皆佛名勞心焦思
克相其成又慮無以昭神之靈且恐方來莫知興造
之由伏謁今郡守李侯請文書石而侯事神尤謹旣
整正殿之石飾神之容特寢殿未建合祀神位未正
候豐年悉力成之故于佛名之請弗拒遂授余簡俾
考述惟當謨因不敢以蕪陋辭謹按梁史及鍾世美
所撰廟碑載聰明仁孝旣詳無容置喙竊惟天生賢
聖之才得乎清明純粹之氣弗爲于前必彰于後猶

日之旦月之夜雖不免於晦蝕而光景常新韓子云
勁氣阻金石歐陽子云不與草木同一漸盡信足徵
已以神之聰明仁孝俾蚤居天位必能不冒元元脫
干戈而安衽席梁庶幾三代之治矣然神之不得位
與年皆天也距神之薨梁普通乙巳至今大明成化
庚寅歷五千六百七十六甲子通九百四十六年而
池民賴于神者如一日雖曰盛德者必百歲祀此則
清明純粹之氣與道者存與天者游天地之道恒久
不已神之敷錫於池亦恒久不已孰非天之所爲哉
天與神一氣流通神與人一誠交感是皆可書也遂
拜手而書之并作薦饗送神之詩俾歌以祀神曰池
陽山水秀且清九華東引江西橫中有窟宅同蓬瀛
神昔愛此來雲輶食魚而美故以名少陽之星流光
晶鍾奇毓秀神挺生聰明仁孝信史稱啓誦逸駕堪
爭衡於忽廟箕遊帝廷梁民不穀哀惻惻本深實大
施未宏帝令來池福吾氓隋唐宋元世代興巍峩廟
貌皆赫靈封號一正萬古徵歲當中秋月正盈潔牲
奠幣椒漿馨官民闔恭拜且迎撾鍾考鼓轟雷霆翩
翩鶴駕電爲旌神風颯然儼來歆百福駢錫如岡陵
疵癘不作和氣蒸雨暘時若年穀登池民鼓腹歌太

平新廟翼翼金碧呈靈光景福同崢嶸後代儒臣弘
頌聲勒之琬琰同堅貞神化直與元化并千秋萬載
翊皇明

桂整修西祠記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首正天下祀典去淫祀數千
貴池祀帝王廟二一昭明太子起于梁一三皇起於
宋三皇廟廢獨西廟梁大同後建在西鄉七十里秀
山唐永泰初移近西郭五里杜塢中屢兵燹唐鑪瓶
宋敕誥元牌軒如故計有司准歷代故事歲中秋一
迎送焉至元初前宮後寢門闕廊廡壯觀一時洪武

高侯修正統葉侯盧侯修天順鄧侯修弘治陳侯包
侯祁侯修正德何侯修嘉靖侯台野先生起家進士
秋官郎擢守來池數閱月憲移今上皇帝考正大祀
又徧正天下羣祀不經者毀之祀典者修之費出于
公府事竣冊報以數聞先生檢簿書池無羨餘算積
得三十緡進義民羅裕王濟劉瑞陳緒典膳張恩五
人者語之曰敕諭祀典祠廟憲移督率益急乃先自
節俸餘爲倡鳩工集事僚友同聲贊之好義者協力
共成之蠹者去仆者植漫漶洗新規模埒舊暮月告
成民不勞財不費先生真有以仰體德意愛養生民

少有儷者鑿郡人也喜見其盛而先爲池人樂道于
貞石因悉論列舊志記於後以破池人之疑向乃皆
以昭明太子遊于池有隱山寺釣于池有玉鏡潭葬
于池有秀山墓至于今誠以爲然者嘗獵南史考訂
之蕭太子自加元服即省錄朝政四海無冤抑內外
有司填門退與才俊之士專幕任昉徐勉許懋賀瑒
徐摛塞中葉詞林酌前修筆海品盈尺珍比徑寸寶
積書東宮至三萬卷著述無虛日卒時朝野惋愕褒
葬袞冕定謚昭明築陵於上元東三十里後世乃有
太平淨居院書堂襄陽文選樓而會聚賢士劉孝威

十人南雄始興書院而尋傅大士者聽講大抵梁
才受禪時爲相國經營王室過清溪而有食魚美
池之封泊牛渚而有老人奇遇之事且皆建業輔
右襄陽又丁貴嬪戚里而與其臣郭深祖皆樊城人
如南雄者又其臣陳霸先曾監始興郡事亦或諸王
子如勃如督都江陵鎮廣州時飲痛于前星蝕采之
後拉淚于縹囊繡蠹之餘怵惕霜露悽愴寒煙所至
立此遺迹以寓招魂感通之忱留勝宮壤傳誦千古
諸臣子之心也天下四方人之心也吾池之西祠類
此天下似吾池者又不知有幾也於乎昭明太子存

天下之大香火則神昭于天而萃于廟其廉貪而報以錢旗拯民而來以米船亦無負于人心而宜其享祀之久也先生臨海大家素號書筭不得不相辨以取正

胡永順昭明廟

沉沉一廟雜蓬蒿尸祝昭明萬古豪藻采摭來千鳳羽心思拈出萬牛毛南朝旗鼓登壇舊東府圖書擁價高勝蹟從今應莫朽雕蟲能不愧吾曹

林古度文選閣

秋浦樓過文選樓隋梁勝蹟在池州細看萬事皆虛

往不及昭明姓字留

方文西廟留題

昭明梁太子嗜學稱文人如何千載後赫赫爲明神相傳至秋浦食魚美而珍遂以貴名池惠愛及斯民斯民感其義立廟湖之濱廟貌甚弘敞四山多松筠水旱必祈禱其餘亦咨詢里社號土主祭祀永不湮我夙慕遐軌今始出城闔取道乾明寺曲澗通江津所愧羈旅中蘊藻難具陳仰首若舊識臭味遙相親當年注文選佐佑有六臣胡不列其旁配享垂千春

劉城昭明廟

朱薨圍敗垣高齋猶自敞伏臘人所矜幽魂有立賞
溪清魚正肥山秀色相莽攜我七代書心目相游想
濠濮未逍遙華林猶擾攘夜梵時有無又愜禪供養
展謁陳此辭冥靈一拊掌

本朝戴本孝遊昭明廟

秀山門五里梁殿寄千秋空有臺城寺何如文選樓
閱靈傳古祀嘉饗尚時修更許殘僧守荒碑記客遊

劉廷鑿曉謁昭明廟

蔓草積空堦僧孤睡正熟山空樹不鳴安得絲與竹
唐李白祠有四一在貴池縣南二十里苦竹嶺今廢宋

必錄過江祖興道院謁太白祠堂廢牌存壁角而已
按太白當日嘗遊清溪玉鏡潭江沮石苦竹嶺諸處故
祠津于此周益公當南宋時已見廢一在青陽縣九華
牌存壁角宜今日之蕩然無遺也

山東巖下九華志李白書堂自唐時建在龍女泉側宋
嘉熙初邑令蔡元龍改建于化城寺東邑尉

吳夢祈記明成化中重修大司成王與記隆慶中燬萬
曆初邑令蘇萬民即舊址重建邑人孫樾記萬曆二十
一年邑令蔡立身以舊制窄一在銅陵縣五松山銅陵志五

隘又徙東巖下今祠是也一在石埭縣杉山鎮國禪寺
松山舊有太白書堂元尹一在石埭縣杉山鎮國禪寺
方濬始肖像奉祀易祠額一在石埭縣杉山鎮國禪寺
南皆白遊歷處按明一統志四

宋吳夢祈李翰林九華書堂記

李翰林慕天席地人也其玩世似東方朔其傲物似
孔文舉蓋放蕩不羈之尤者也而東坡先生獨愛其

眼高四海且謂能識子儀之爲宗臣豈不知永王璘
之非真主每欲澡而雪之蘇李蓋一流人也其表而
出之固宜初翰林之棄官也即有蓬丘之思訪道江
漢遙望九華峰顧而樂之會故友韋仲堪宰是邑乃
卜居焉始易其舊號加以九華之目其居介乎龍女
泉之側南渡以來夷爲張氏之丘夫九華之得名自
翰林始而書堂蕪沒殆且百年無興敝起廢者豈吾
之真不好事也邪嘉熙初年奉議蔡君元龍來尹是
邑訪其遺跡始於化城寺之東編草具其堂焉嘗謂
古今天下其道同則千載之下或有襲裳之人其趣
異則一座之間或有割席之士公之爲此豈徒然哉
想夫春樹連邨早鶯喚人綠水浮雲紫煙繞谷公之
於斯來也必將解障泥坐前楹橫琴花間欣然起春
日樽前論文之思矣涼風起天落日照烏山雲薄暮
江色映秋公之於來斯也必將戴烏紗酌白酒顧影
起舞浩然如秋日山中初歸之時矣率是已往脫巾
挂壁盛夏可以灑松風岸幘開簷玄冬可以眺松雪
或浩歌以待月明或展席以俯清流方將臥與太白
同夢坐與太白同意又豈突兀見此屋而遂已哉是
役也披圖憶古令尹實肇其謀度材鳩工吳君洪與

弟忠振實任其事氣以類至俗以化成民之歸仁令尹固有以先之歟令尹字驥甫淮之無爲人未弱冠試中禮部爲名進士未強仕改今秩爲賢明府其政學道而愛人好古而貴義此百世之下翰林之所以遭云

明王慎太白書堂記

池之青陽縣南有九華書堂蓋唐供奉翰林李公白所嘗讀書處初公之浮游江漢也遙望九華山而樂之適故人韋仲堪爲邑令遂卜居焉其居在龍女泉側歲久掩爲民丘宋嘉熙初邑令蔡元龍訪求遺跡

始創書堂於茲山之麓化城寺東偏以山初名九子公易以今名故因以爲書堂冠焉勝國初邑人柯敬之嘗加修葺去今二百年已敝不支敬之之曾孫暹爲按察使欲修未果至是其從子志洪率其親知吳巘僧德侃輩捐貲集材撤而新之中爲正堂五間翼以兩廡前爲碑亭又前爲石門施以扁額始事於成
丙申七月訖工於己亥十月旣落成德侃來謁予請記公蜀人也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留雲夢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至竹溪入吳至長安被遇玄宗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

陵邠歷商於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
矣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受永王璘辟璘敗長流

夜

洞庭上峽江至巫山會赦還憩岳陽江夏

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
人陽冰爲當塗令往依之卒葬青山是時寶應元年
也其始終閱歷可考見者如此所謂公嘗讀書於九
華者當在天寶十四載前上秋浦時而郡志則又謂
公樂五松山水之勝建堂讀書於此豈記者誤以九
華爲五松抑銅陵別有書堂而此特其卜居後人因
以爲堂今皆不可考也噫公一代文豪也舊史稱公

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故其平生歷涉
曾無膠滯而後人仰之每因其所至而表見焉如齊
魯之有酒樓有六逸堂其在姑孰如謫仙樓翰林宅
十詠亭之類尤多清風逸韻千古不泯宜乎茲堂之
建於昔而復於今志洪輩惓惓致意於斯而爲之惟
恐後也抑嘗考蜀之彰明有大匡廬山山下亦有公
讀書堂即少陵寄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者是也遺址尚在今隴西寺而茲堂旣移建化城寺
側乃復有如侃者協力以相成之於此可見其風聲
氣類之相感不徒在我儒輩雖異道之人亦皆知景

仰而効力焉故不辭爲併著之碑刻石堂下志修復
歲月若夫公之文章流播宇內光焰萬丈人皆見之
又無俟予言之贅也

孫樾重建太白書堂記

九華以太白而得名則太白之祠宇與九華而俱永
可也自唐迄今祠之興廢更徙備登往牒無贅已隆
慶已已毀於火其址遂爲浮屠氏之廬而詩文殘碣
落落於荒煙叢蘚之中矣萬曆五年春邑侯蘇淮楚
先生以公務至化城訪古探奇過而慨焉命僧人某
即遺址上方建書堂數楹肖其像祀之屬予紀其事

夫以華之九十九峯秀拔江左非託湖海名世之英
何以昭垂不朽以白之天挺人豪傲睨百代非茲山
之靈異變幻亦何以駐其洋洋如在之神也邪是故
太白往矣岫雲川月瑩然者其儀容也崖瀑谷響淙
然者其聲效也朝霏夕靄琪葩瓊卉絢然者其文章
也蓋宇宙寥廓正氣常存當時之所以眺翫而吟嘯
者宛無恙焉百世之下凝睇遺跡不與白之精神相
對越也哉語曰道不同不相爲謀王君滌修昌黎之
廟范希文構子陵之祠其趣一也觀侯之用心斯舉
可以得其爲人之槩矣侯名萬民江陵人淮楚其別

號云

唐處士鞏疇祠在貴池縣南二十里白筍陂俗呼苦竹

坂貴池志
稱書堂

唐英烈王姚顯廟在銅陵縣陶村耆之姚村舊志稱神
村人唐末於潼關禦黃巢死贈王立廟今子孫世其祀

明吳琛姚顯廟

報國曾捐百戰身遺祠應得祀姚邨心耿耿生前
蹟英氣洋洋歿後魂千載王封功丕著四時廟祭禮
彌敦乞靈不特居民仰盼蠻相承盡後昆

查城忠惠祠在石埭縣西五十里龍巖山舊志稱神姓

查氏名巖里人爲宣池刺史禦黃巢死故立廟其地

本朝沈壽民重建忠惠祠記

查城忠惠祠舊記嘉靖九年石埭沈宗杲謨沈氏查
城里人也按記神諱岳字具瞻姓查氏唐乾符中以
刺史守宣池二郡力拒黃巢涇川敗績闔門義死所
在祀之查城東距縣郭五十里神平生駐節地諸沈
聚族綺錯千家世承麻庇大祀尤謹冠里以姓不忘
德也忠惠顏之不遺實也祠燬於至元復於洪武廓
址于弘治甲寅標額于嘉靖庚寅諸本末廢興如此
又庚寅百三十年爲歲己亥月乙巳羣宗之人把香

跋履頓顙庭下瞻覲象威黜黜失耀焚燎腐坳繪堊
陲墉相顧捧手弗愉弗寧靈之弗歆人曷攸託於是
某某進曰惟我不顯大神冒覆茲土上下千禩農服
即不圖不新厥宇其奚以揭虔昭某也敢辭首事
於是某進曰人亦有言積疏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
實倉廩謂衆資易舉也余猶沐浴神賜庶持曆戶告
焉俾悉攸貨泉佐厥功於是若某若某併肩更進曰
是役也材何山之伐匠何藝之督餼何事之稱夫撤
故夷陋繕雄增麗神猶露處以需而勤情罔稽胡

將享則吾儕視工惟所命僉謀既諧輿情悅喜分
勞授任謹趨後先緡錢雲輸百夫鱗萃乃經乃理乃
革乃除穹堂邃寢齋庖翼如望之轡轡閱閱渠渠形
儀輝煌幢牙張羅車旗鼓鏡巨細咸飾明年訖功陽
月維吉羣宗之火復相率謁款祠下敬告落成禮也
乃走牘請余辭鏡石余習唐人史矣神行事軼勿備
郡乘亦登祠名而止餘無聞唐時池故隸宣而宣刺
史之討郤巢黨誓與城存亡者僅一王貞公凝照焯
簡冊顧又賦解去始卒不似神蹈難之烈偉或述或
不述可異也張中丞巡大節蔽天壤微李翰上狀廷

議且覆忠爲罪故翰表汲汲以日月寢逝淹沒不傳
爲可悲貞公亦賴司空圖乃顯耳微圖將宣城遺事
不記傳信傳著安所憑采然則神蓋不幸而無翰與
圖爲之公言諸朝私筆諸幕也史弗備矣惑哉夫生
能澤民死而食其土者道之準也抑生而效節于官
死職其地者義之任也羅池設廟韓碑內史宣
靈近該寧志方彼例此尚何疑哉諸沈分派雪川余
實同系喪亂以來囂兵酷厲凶歲他境焦爛此獨完
活人咸推神施余謂神輔人而行耳傳有之矣神所
憑依將在德矣又曰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
以致其禮祀然後神降之福神之降福無亦樹德焉
名之邪號之士田神誣人也隨之牲牲人誣神也陽
功旣章陰錫旣渥行則無忝祭亦匪瀆廣壇紺宇以
妥以侑幽明驩康蔭庥罔極吾于茲祠乎見之欲勿
書烏得勿書其辭曰龍巖之山駢龍從降爲大陸神
所宮雲楣雕碣扉則彤誰其新者伊余宗宗人祀德
元祀忠曰余皇神植節穹連江賊火燒天紅騰奔踏
藉無江東神也挺戈折其衝奮軀直躡桓簡公桓死
靈能職舊封況復涇川殉事同嗚呼天道亦難窮投
之以名奪以躬巍峩高堂俎豆崇此邦之人戴無終

紛紛野廟鼓逢逢椎牛擊豕舞髡童誥眊何主眊不通孔悲寧但陸龜蒙惟神屹若嶽中嵩不與土壤爭凡功用享曷用黍稷豐爾惟隆善我祚隆有蟠禬稌歲以充有寧胡考家相從盜兵厲鬼失嚙兇縮身潛避神斧雄不見陰雨此廟中朱旗明滅光如虹

余公廟在建德縣東十五里余邨不知所自建縣志謂神即隋大司徒陳杲仁唐高宗時賜號武烈宋宣和間賜祠額福順而俗皆稱之爲余司徒歲中秋後邑人迎

祀不絕

按余公廟不在祀典但血食于建德幾千年矣且靈爽有特過于峯山廟業先鋒王將軍諸廟

者故存之

明洪仲遵司徒廟記

去邑之東十里神祠祀司徒余公有年矣然莫詳其名字亦莫考其官封廟食年代但里曰余邨環祠而居多余姓者神之子有余一余二官人之孫神爲里人必矣至今感應靈顯享祀莫替自非聰明正直有力德於民莫或至此故凡遇水旱之疫橫禍冤抑禱於庭者若響之應聲表之植影以是取敬達官敷佑黎庶愈久而愈不怠祠本負山面西前臨小澗澗瀦水不竭有元監縣馬祖元作亭其上扁曰肅靜昭敬仰於神之意而祠室歲久日深棟宇摧折牆壁毀壞

粉墨剥落上下兩旁風甚無以表崇嚴暨今上洪武
乙亥判簿廣西虞公子平長幕山東樂安顏公善相
繼莅邑因即祠謁神顧瞻久之相與今謀修葺各捐
已俸倡率義民俾典吏余思敬董其事鳩工庀材聚
甃石易毀折覆穿漏棟宇森嚴黜聖鮮潔神用康寧
福慶斯溥所謂有其誠斯有其神者詎不信歟然二
公此舉豈以徼一己之福爲民之意深矣蓋慢神者
必虐民今二公事神之敬不怠則恤民之仁可知故
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尚告來者庶有感于茲焉時
洪武丙子仲秋月

孔貞時重修余公祠記

傳曰有功于民則祀之能捍大灾大患則祀之非此
族也不在祀典余邑城東偏十五里而遙曰余邨邨
故有余公祠不知起何代里中長老皆云公前身即
搜神記所稱陳公杲仁常州晉陵人也在隋煬帝時
拜爵大司徒唐高宗時以護國威靈封號武烈宋宣
和時賜祠額福順今相傳余公司徒則同武烈則同
祠額猶榜曰福順則又同不旣儼然陳邪何以余公
也毋亦以余邨得名邪然邑乘祇載余公祠不傳疑
也邑奉公甚虔歲時有事祠下者趾相錯諸水旱疾

疫若祈若禳遍走羣望所不得者力能得之神凡枉
撓冤抑號籲無門者質之神輒昭答如響歲以秋中
節爲迎賽期自邑侯而下若薦紳學士及邑民四方
商賈無不儼恪致祭歷四境巫祝應接不暇居常過
之即樵牧必頭搶地雖憑虛祀者若赫然臨汝噫嘻
非神大祚吾邑有功德于民甚著惡能合離萃渙致
血食之報者歲久且虔若茲邪余邨爲徐季曾里祠
久就圯予與季曾孝廉時謀新之未就季曾伯兄首
請於邑侯王公旣獲請士民檀施者不招而赴即
址而重敞之前堂後寢棟宇翬飛兩廡翼翼置亭
隙地以肅祀事廟貌奕然改觀其前爲孔道故有亭
以憩行者廟址負北巖而峙山色環翠樹籠煙靄神
之靈爽若與山川清淑之氣滃蔚其上先是予上公
車纔渡皖神即見夢夢中語頗悉且異余遂巡謝不
敏癸丑徼神之靈無敢忘神貺從燕邸貸貲寄邑侯
爲檀施者倡而季曾伯兄愈藉以畢力營繕功成不
日也季曾伯兄早負奇未售中年失明諸所程度從
暗中摸索一一若燭照謂非神襲之不可噫公之福
民利國其允合祀典者旣未易更僕隨舉一人一事
而靈應不可思議類若此血食億萬年誰曰不宜孔

史氏曰神之時義大矣哉神福民於幽者也而明格
之非邑大夫首任其責乎明之頌神君歌孔邇也不
減於祀事孔虔也邑大夫率民事神因以事神者治
民以民之神事我者代神治民濡沫卵翼不遺餘力
而神格而降之庥可知也此所謂神道設教者也神
之時義大矣哉說者爲先聖不語神然而害盈福謙
餘慶餘殃之旨抑何諄切焉徐氏世有潛德今廟貌
聿新季曾輒哀然魁禮闈神之美報則世德有以召
之矣由徐氏槩一邑人文挺生以冠冕宇內者政自
未艾語曰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其益隆對越無作神
之并無負邑大夫率民之良意予不佞願具圖邑諸
公老子弟共勛之哉祠新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
某月邑侯王公浙號懷定蜀之灌縣人鄉進士首事
徐廷藩即季曾伯之次明而工程度者也首尾凡八
載厥勞最著世之祀祝爲本里吳氏共襄厥事者某
某例得並書

宋范文正公祠在青陽縣東二十里長山宋末青陽令

丁植建祀范文正公仲淹以天章閣待制滕宗諒配丁

恭愍公黼記今廢按池州府城亦有元守王興祖所建
三賢祠范文正公其一也亦久廢

宋丁黼范文正公祠堂記

范文正公以勁節大志盛德壯烈爲宋名臣凡宦遊處人懷其惠莫不有祠池陽雖非公所仕之地而亦祠之學宮蓋以其少長于長山朱氏也國史本傳及歐陽公撰神道碑俱云生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然人漫不知長山爲何地朱氏爲何人而公之寓於其家幾何時也天台丁君來宰池之青陽政成暇日討究先賢遺事慨然慕之長山去縣僅十五里朱氏之族故在遂訪求其家得公之績譜遺墨及公與母謝夫人之畫像又從好古博雅之士根探其本末源流旣畢委故人程君燭過黼而言曰將爲祠堂願有述焉黼謝不敏其請益堅有不得辭凡公之立言立功具載方冊不必贅敘獨以其在長山之事實言之按公之父諱鏞從吳越錢氏入朝歷成德成信武寧軍掌書記錄公之母陳氏繼謝氏無以爲生改適朱君文翰公生于端拱二年猶在襁褓隨母鞠于朱氏云公族有在應天府者故公以及冠辭母踰江淮學于應天蓋景德之末祥符之初也越五六歲登進士第則在祥符之八年欲便迎養授廣德司理參軍迎母以往攝集慶軍節度推官辟泰州西溪鹽稅再辟興化縣令徙楚州糧料院母終於楚州天聖

五年復如應天府晏元獻公知之表掌府學事服除
乃歸易名越明年晏公再薦召試爲祕閣校書始克
請于朝追贈父母遷奉母喪葬于河南尹樊里萬安
山下參考歲月從朱氏幾四十年登科記今氏名後
人改之耳朱氏之譜載文翰以景德初嘗任淄川長
史後以公贈典得太常博士公之手帖與博士之孫
延之在明道二年乃改郡至丹陽時猶稱延之爲秀
才而待以子姪禮又一帖在慶曆五年者則稱之爲
官人蓋以受公奏補而帖中額及延之兄之子求異
姓恩澤事由此觀之公留止往來長山歷時最久其
親愛顧念朱氏情義最篤皆此故也公之宦遊遠者
三四歲近者一二歲猶皆立祠長山獨無祠可乎此
丁令君所以拳拳不能已也按禮誨經法有功德于
民以勤死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皆所宜
祀公於數者殆無愧焉其神氣精爽如五行麗天芒
寒色正不可晦蝕中外所共瞻仰豈特其平生經歷
之處宜奉祀事而猶區區于是邑之長山者蓋祀國
之大典邦政之所係可以興起人心可以扶持教化
此不特爲公設也祠堂擇地之爽塏且與朱氏附近
焉爲屋十楹有室以奉遺像有堂以嚴祭享有兩廂

以居守祀者憩從祀者固以門扃繚以周垣夾道以松杉而直道于通衢規模邃潔不侈不陋費不官給役不民勞委學職王震董其成朱氏近族守其祀是亦可矣令君又云去長山數里有待制滕公子京墓公與滕爲同年進士生嘗薦諸朝死嘗銘其窆欲以配祀黼嘗聞公之守嚴修子陵祠而以唐隱士方干配況滕旣奇才而公與之同時共事情好款密以配公祠爲宜遂并書以贊其決且諗來者勿廢云

宋都官負外郎梅堯臣祠在建德縣治後白象山堯臣令建德時建朝峯亭于山頂廢後令柴夢規即其址建梅公亭以祀之年久廢元令吳師道乃即半山亭改建以祀之又廢明令李祐言震郭壽王廷錫或重建或重修歷久又廢入本朝康熙十年喻令成龍始重建至四十一年邑人重修見裘令君弼記

元吳師道梅公亭記

士君子宦游之邦去之數百年人猶想其風烈而不忘至于崇表而章顯之是雖好德之心然其所以使人至此而爲末俗之勸者豈小哉池之建德故宋尚書都官負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公聖俞景祐間爲知縣事集中詩幾百篇皆在是邑作而當時風物宦況

之大略可考見也後人嘗於郎官舍西偏爲梅公堂以祀之既廢而令柴夢規重建於縣圃之北世易事更復改縣後之半山亭爲梅公亭以識其舊未幾亦化爲荒墟師道之來也按行遺址曰大礎在茅草中莧兒牧豎躑躅其上老木三數株錯立蒼然爲之躊躇太息自是營構之念往來于懷越明年始克就緒爲屋三間復扁其號限以周垣鍵以外扃飛簷虛檻高亢疎明既與邑人慰其景仰之思而溪山屋室環繞映帶又得登臨之美以相樂也當宋之初文體卑陋公倡古淡之作一變其習歐陽子以一世巨人而盛推尊之若已弗及又以仁厚樂易溫恭謹質稱其人一時諸公交口論薦雖仕不大顯而文學行義足以儆當時而表後世矧建德肇邑自唐令長凡幾何人而公之名獨稱之至今是豈可以勢力致哉使凡吏於此者登公之亭誦公之詩思公之所樹立以自勵則斯邑之民將被其賜于無窮不然是皆公之罪人也師道于公無能爲後然不可謂無志于自勵者斯亭之作既自爲之經營而衆來致助乃命邑人陶起東董其事不以煩民庶幾可久尚告來者嗣有葺焉其或遷吾之爲漫不顧省任其圯壞泯滅亦獨何

心哉亭成當至元三年丁丑之歲十二月乙亥明年

某月日記

本朝陳焯登梅公亭懷聖俞

怪底詩名魁慶曆吟囊隨處得山川家原衆鳥孤雲
外宦復蘭皋菊水邊哀壑風生疑咳唾廢亭壁立尚
香煙茲丘只道留遺愛我爲騷魂一愴然

宋包孝肅公拯祠在府治儀門左今廢

又包何二公祠舊在府治北明隆慶初知府馮叔吉移
建府城毓秀門內合祀宋知州包拯明知府何紹正祠
有去思亭額爲王文成公守仁書有祠田八畝九分地

一畝 本朝康熙八年間郡倅徐欏築堂于其前榜曰
遺愛

宋高陽許公祠在青陽縣東門之高陽橋建自宋時祀
故令許介後圯明萬曆初知縣蘇萬民重建又圯萬曆
三十二年知縣傅賓改建于東門月城內

宋葉先鋒祠在建德縣雙溪祀宋邑人葉諒起義兵拒
金人死者

宋處士陳清隱先生祠在青陽縣城內祀宋處士陳巖
先生舊有書堂在高陽後失其所在明正德中爲即府
館舊址建

宋勅建褒忠廟舊在石埭縣舒溪南祀四川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事死事謚恭愍丁公黼後燬于火明嘉靖中知縣葉照復建于縣四都溪西里有司春秋祭

宋吳泳恭愍丁公褒忠廟記

歲嘉熙丁酉天子制詔故成都守臣副四川制置使丁黼賜謚立廟謚以恭愍廟以褒忠旌死事也其子鎔拜手稽首衽服厥命且申拱于朝曰先君以寇兵之難血膏原野若廟于益州則萬里隔絕夙夜難祀祀欲躬自度材營建於其家以致孝享奏曰可遂景乃罔諏日庀徒於華峯之側石埭之陰新作闕宮前

几蓋山背枕涎溪闢三門環兩廡殿奕奕其中以安神位後建三寢以考像居中母像居左恭愍公宜春夫人居右其司兵隸僕及倉庫氏或據于闕或繪于堂之壁皆一時在行者廟旣成春秋二分陳牲合樂以祭逮子服官政則家宗人掌之亦可謂奉之以禮矣而其心怵焉猶不能自己者乃移書潼川吳泳曰子蜀人也請識其事余嘗謂古者公廟不設私家父母之有勲勞德善者止與享太室漢興以來野祀巷祭皆瀆而不典雖諸葛忠武侯德範遐邇勲蓋季世成都之民永爲立廟朝議尚以禮秩不聽後因習步

兵尚中郎上表始許其近墓祠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祭祀禮從宜也今褒忠之建距宅兆猶未遠豈非遺意歟客有難余曰忠武侯以開濟之世治戎講武以圖大舉恭愍公以鎮守之規畫圻分地以撫其一方漢創業未半而侯遽薨于營猶能遁走生賊蜀連年倣擾而公與受其敗卒至與民皆死其事勢蓋有不相侔者余曰客過矣士固有見危致命出于中心之本然而捍災禦變至於其力之所不及君子當諒其心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當寇兵犯闕其氣張甚大將以輕當寇元戎以玩延敵貙虎熊羆之士望旗潰曾無一敵王所愾者公兀守大小城飛山移屯撥隸文龍帳犀牌丁不滿七百以就盡之疲卒當新至之梟騎公自數日逆知其死處矣先是累疏于朝為衆請命至公血誠炳若觀火暨遣其子詣堂白其事語人曰吾為副元帥死綏職分不可使丁氏無後且留館甥以收吾骨此則孔明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之本心也矧公生平忠雅端靖立朝持論侃然有勁氣寧避烏臺之官而不肯一毫詐欺老弱之事寧嬰黃閣之怒而未嘗無護善類之心於義利界限蓋已辨之甚明安有處危難之間復言畏死者乎公卒

未幾制府參謀翊雍容就義而死文南守相銳汝鄴
慨慷血戰而沒其英風義魄猶足厲羣僚而愧貪生
之流也雖然斃于蜀土者其體魄也遊于涎溪者其
魂氣也公之祖武德嘗夢神告之曰若死葬于寺之
右三紀而必生異人公後三十六年而生又七十二
年而廟于此是殆有天數余既紀實作迎送神詩俾
歌以祀云石連霓兮如埭山潑翠兮孔蓋廟奕奕兮
維新皇剡剡兮其靈春露兮灑灑卉木兮載芳嘗幹
離兮未遠乃合樂以求陽神遊兮八極俾我心兮悽
惻銅檠兮道斷石笋兮峯折左驂殪兮霧暗右劍一
花蝕帝子之磯兮魚肥謫仙之臺兮白鶴自飛公
生斯世奇不偶兮尚與古人而同歸春禴兮藉蘭秋
祀兮薦菊若子若孫兮千萬春永承祭兮受福

明畢鏘恭愍褒忠祠祭田記

恭愍褒忠祠者吾埭丁公在宋沒於王事賜謚立廟
至今重修以續其祀者也按志公諱黼字文伯宋淳
熙進士授迪功郎歷轉官秩事績頗詳及後知成都
府元太子塔海以數百騎薄城下戰不利復以所部
兵出東門力戰衆寡莫敵至夜四鼓自起勞軍勅寨
至石筍橋元兵四合中鏑死在端平三年賀循復成

都收葬間於朝贈光祿大夫顯謨閣學士復贈銀青光祿大夫仍即鄉邑立廟謚恭愍及考史則嘉熙二年四月以丁黼爲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三年八月元塔海復取成都制置使丁黼敗死余自髫髻時每聞里人稱頌曰丁丞相丞相與昔之所贈官階相符且自孝宗淳熙末年歷光宗寧宗理宗嘉熙三年則公由迪功郎至制置使前後四朝三十餘年中間累次遷官與司農丞歲早上封事嘉定癸未召赴行在疏急務十餘載諸志皆實事至考史端平三年元太子闊端入蜀成都陷沒嘉熙二年四月公始受命知成都則成都遭元兵躡蹂殘破殺戮之慘骸骨堆積百四十萬凡肉釜魚脫遺無幾公一旦膺守土之責軍民寡弱塔海再來糾合兵將倚衆乘虛爲必取之計公自以守土重臣與城存亡暮夜率兵劫寨身非所恤卒以力盡而就斃焉即志以塔海爲太子嘉熙端平年號差誤與數百騎之說多是後人匆率傳聞而莫辨其訛也夫君以一郡托之於我又當傷殘敗衄之餘審勢量力強弱衆寡萬分懸絕與其坐守以待亡孰若出戰以圖捷故身率羸疲之卒掩其不備突馳奮一
期退敵以完城池其籌之已熟而決于

必往者公之心激于忠義而他勿違顧也或謂公宜
高壘堅壁募兵固守或城陷甘鼎鑊不辭如唐顏杲
卿之守常山張巡之守睢陽罵賊而死庶大節彰明
于天下噫嘻公之被兵與顏張二公同而戰守異者
時爲之也唐海內承平祿山兵起二郡皆議取兵糧
防備已預故主於守宋夏金與鄰又蒙古日尋兵戈
成都荼毒已甚公攝事僅踰一年猝難措置危在旦
夕故主於戰然則公與二公者均之以身殉國義不
避死不同者時而至同者心也祠舊在舒溪之南嘉
靖間復議移置四都溪西里本家之側縣官祀以春
秋余生也晚竊慕高風獲從卿大夫之後衰病還山
瞻仰廟貌尊嚴如在謹以附祠荒田三畝付公後嗣
世掌收租爲奉祀之助余緣間居閬縣志及以史參
攷見一二錯誤可疑及隱微處特爲之闡明而釐正
之以示信於人餘如舊云

黃洪毗丁公祠

西蜀安危寄一麾孤城萬死赴重圍長弘化碧心空
在諸葛成圖事已非古廟向江霜葉落夕陽繫馬嶺
雲飛重來瞻拜羞蘋藻悵望青天鶴未歸

宋通判池州趙文節公昂發祠并墓在府城南七里碎

石嶺其墓道碑在齊山山川壇南元至元中經歷蕭文
孫建明成化中同知趙珪修後圯嘉靖中同知詹萊復
建堂三楹并置祀田八畝有司歲三月十五日致祭

元吳師道忠節趙公祠記

天地有大經亘萬古而不泯者忠義是也夫惟敗亡
之國其人乃見有道之國務存至公不責其抗而錄
其節至於倒戈迎降開門輸款者雖賞之爵之未嘗
不疑其心薄其行是以高祖致丁公之戮文皇彰君
素之贈皆以植天衷正民德崇世防非淺見俗識所
能測也宋趙鼎發者字漢卿昌州昌元縣人也通守